後漢書/卷7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竇何列傳　第五十九 ◄

後漢書
卷七十　鄭孔荀列傳　第六十

► 皇甫嵩朱儁列傳　第六十一

鄭太〈（即鄭泰）〉　孔融　荀彧

鄭泰

鄭太〈范曄避父諱「泰」改。〉字公業，河南開封人，司農衆之曾孫也。〈開封，縣，故城在今汴州南。〉少有才略。靈帝末，知天下將亂，陰交結豪桀。家富於財，有田四百頃，而食常不足，名聞山東。

初舉孝廉，三府辟，公車徵，皆不就。及大將軍何進輔政，徵用名士，以公業爲尚書侍郎，〈續漢志曰：「尚書凡六曹，侍郎三十六人，四百石。一曹有六人，主作文書起草。」〉遷侍御史。進將誅閹官，欲召并州牧董卓爲助。公業謂進曰：「董卓彊忍寡義，志欲無猒。若借之朝政，〈借音子夜反。〉授以大事，將恣凶慾，必危朝廷。明公以親德之重，據阿衡之權，秉意獨斷，誅除有罪，誠不宜假卓以爲資援也。且事留變生，殷鑒不遠。」又爲陳時務之所急數事。進不能用，乃弃官去。謂潁川人荀攸曰：「何公未易輔也。」

進尋見害，卓果作亂。公業等與侍中伍瓊、卓長史何顒共說卓，以袁紹爲勃海太守，以發山東之謀。及義兵起，卓乃會公卿議，大發卒討之，羣僚莫敢忤旨。公業恐其衆多益

橫，凶彊難制，獨曰：「夫政在德，不在衆也。」卓不悅，曰，「如卿此言，兵爲無用邪？」公業懼，乃詭詞更對曰：〈詭猶詐也。〉

非謂無用，以爲山東不足加大兵耳。如有不信，試爲明公略陳其要。

今山東合謀，州郡連結，人庶相動，非不強盛。然光武以來，中國無警，百姓優逸，忘戰日久。仲尼有言：『不教人戰，是謂弃之。』其衆雖多，不能爲害。一也。

明公出自西州，少爲國將，閑習軍事，數踐戰場，名振當世，人懷懾服。二也。

袁本初公卿子弟，生處京師。張孟卓東平長者，〈孟卓名邈。〉坐不闚堂。〈言不妄視也。〉孔公緒〈名伷。〉清談高論，噓枯吹生。〈枯者噓之使生，生者吹之使枯。言談論有所抑揚也。〉並無軍旅之才，埶銳之幹，臨鋒決敵，非公之儔。三也。

山東之士，素乏精悍。〈悍，勇也。〉未有孟賁之勇，慶忌之捷，〈說菀曰：「孟賁水行不避鮫龍，陸行不避虎狼，發怒吐氣，聲響動天。」許慎注《淮南子》曰：「孟賁，衛人也。」《呂氏春秋》曰：「 孟賁過於河，先其伍，船人怒，以楫虓其頭，不知其孟賁故也。中河，孟賁瞋目視船人，髮植目裂，舟中人盡播入河。」慶忌，吳王僚子也。射之矢，滿把不能中，四馬追之不能及。〉聊城之守，〈《史記》，燕將攻下聊城，因保守之。齊將田單攻之，歲餘不下。〉良、平之謀，可任以偏師，責以成功。四也。

就有其人，而尊卑無序，王爵不加，若恃衆怙力，〈怙亦恃也。〉將各基峙，〈峙，止也。〉以觀成敗，不肯同心共膽，與齊進退。五也。

關西諸郡，頗習兵事，自頃以來，數與羌戰，婦女猶戴戟操矛，挾弓負矢，〈挾，持也。〉況其壯勇之士，以當妄戰之人乎！其勝可必。六也。

且天下彊勇，百姓所畏者，有并、涼之人，及匈奴、屠各、湟中義從、西羌八種，〈義從、八種並見〈西羌傳〉。〉而明公擁之，以爲爪牙，譬驅虎兕以赴犬羊。七也。

又明公將帥皆中表腹心，周旋日久，恩信淳著，忠誠可任，智謀可恃。以膠固之衆，〈膠亦固也。〉當解合之埶，猶以烈風掃彼枯葉。八也。

夫戰有三亡，以亂攻理者亡，以邪攻正者亡，以逆攻順者亡。今明公秉國平正，討滅宦豎，忠義克立。以此三德，待彼三亡，奉辭伐罪，誰敢禦之！九也。

東州鄭玄學該古今，〈玄，北海人，故云東州。〉北海邴原清高直亮，〈《魏志》，原字根矩，北海朱虛人也。與管寧俱以操尚稱。〉皆儒生所仰，羣士楷式。彼諸將若詢其計畫，足知彊弱。且燕、趙、齊、梁非不盛也，終滅於秦；吳、楚七國非不衆也，卒敗滎陽。〈《前書》吳王濞、楚王戊、趙王遂、淄川王賢、濟南王辟光、膠西王卬、膠東王雄渠，景帝三年反，大將軍條侯周亞夫將兵破之滎陽。〉況今德政赫赫，股肱惟良，彼豈讚成其謀，造亂長寇哉？其不然。十也。

若其所陳少有可採，無事徵兵以驚天下，使患役之民相聚爲非，弃德恃衆，自虧威重。

卓乃悅，以公業爲將軍，使統諸軍討擊關東。或說卓曰：「鄭公業智略過人，而結謀外寇，今資之士馬，就其黨與，竊爲明公懼之。」卓乃收還其兵，留拜議郎。

卓既遷都長安，天下飢亂，士大夫多不得其命。而公業家有餘資，日引賓客高會倡樂，所贍救者甚衆。乃與何顒、荀攸共謀殺卓。事洩，顒等被執，公業脫身自武關走，東歸袁術。術上以爲楊州刺史。未至官，道卒，時季四十一。

孔融

孔融字文舉，魯國人，孔子二十世孫也。七世祖霸，爲元帝師，位至侍中。〈《前書》霸字次孺，元帝師。解見〈孔昱傳〉。〉父宙，太山都尉。

融幼有異才。〈融家傳曰：「兄弟七人，融第六，幼有自然之性。年四歲時，每與諸兄共食梨，融輒引小者。大人問其故，荅曰：『我小兒，法當取小者。』由是宗族奇之。」〉年十歲，隨父詣京師。時河南尹李膺〈膺，潁川襄城人。融家傳曰：「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，意慕之，遂造公門。」李固，漢中人，爲太尉，與此傳不同也。〉以簡重自居，不妄接士賓客，勑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，皆不得白。融欲觀其人，故造膺門。語門者曰：「我是李君通家子弟。」門者言之。膺請融，問曰：「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？」融曰：「然。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，而相師友，〈家語曰：「孔子謂南宮敬叔曰：『吾聞老聃博古而達今，通禮樂之源，明道德之歸，即吾之師也。今將往矣。』遂至周，問禮於老聃焉。」〉則融與君累世通家。」衆坐莫不歎息。太中大夫陳煒後

至，〈煒音于匭反。〉坐中以告煒。煒曰：「夫人小而聰了，大未必奇。」融應聲曰：「觀君所言，將不早惠乎？」膺大笑曰：「高明必爲偉器。」

年十三，喪父，哀悴過毀，扶而後起，州里歸其孝。性好學，博涉多該覽。

山陽張儉爲中常侍侯覽所怨，覽爲刊章下州郡，〈刊，削也。謂削去告人姓名。〉以名捕儉。儉與融兄褒有舊，亡抵於褒，不遇。〈抵，歸也。融家傳「褒字文禮」也。〉時融年十六，儉少之而不告。融見其有窘色，〈窘，迫也。〉謂曰：「兄雖在外，吾獨不能爲君主邪？」因留舍之。〈舍，止也。〉後事泄，國相以下，密就掩捕，儉得脫走，遂并收褒、融送獄。二人未知所坐。融曰：「保納舍藏者，融也，當坐之。」褒曰：「彼來求我，非弟之過，請甘其罪。」吏問其母，母曰：「家事任長，妾當其辜。」一門爭死，郡縣疑不能決，乃上讞之。〈《前書音義》曰：「讞，請也，音宜傑反。」〉詔書竟坐褒焉。融由是顯名，與平原陶丘洪、陳留邊讓齊聲稱。州郡禮命，皆不就。

辟司徒楊賜府。時隱覈官僚之貪濁者，將加貶黜，融多舉中官親族。尚書畏迫內寵，召掾屬詰責之。融陳對罪惡，言無阿撓。〈撓，曲也，音乃孝反。〉河南尹何進當遷爲大將軍，楊賜遣融奉謁賀進，不時通，融即奪謁還府，投劾而去。河南官屬恥之，私遣劒客欲追殺融。客有言於進曰：「孔文舉有重名，〈融家傳曰：「客言於進曰：『孔文舉於時英雄特傑，譬諸物類，猶衆星之有北辰，百穀之有黍稷，天下莫不屬目也。』」〉將軍若造怨此人，則四方之士引領而去矣。不如因而禮之，可以示廣於天下。」進然之，既拜而辟融，舉高第，爲侍御史。與中丞趙舍不同，託病歸家。

後辟司空掾，拜中軍候。在職三日，遷虎賁中郎將。會董卓廢立，融每因對荅，輒有匡正之言。以忤卓旨，轉爲議郎。時黃巾寇數州，而北海最爲賊衝，卓乃諷三府同舉融爲北海相。

融到郡，收合士民，起兵講武，馳檄飛翰，引謀州郡。賊張饒等羣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，融逆擊，爲饒所敗，乃收散兵保朱虛縣。稍復鳩集吏民爲黃巾所誤者男女四萬餘人，更置城邑，立學校，表顯儒術，薦舉賢良鄭玄、彭璆、邴原等。〈璆音巨秋反，又音求。〉郡人甄子然、臨孝存知名早卒，融恨不及之，乃命配食縣社。其餘雖一介之善，莫不加禮焉。郡人無後及四方游士有死亡者，皆爲棺具而斂葬之。時黃巾復來侵暴，融乃出屯都昌，〈都昌，縣，屬北海郡，故城在今青州臨朐縣東北。〉爲賊管亥所圍。融逼急，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。〈吳志，慈字子義，東萊人也。避事之遼東，北海

相孔融聞而奇之，數遣人訊問其母，并致餉遺。時融爲管亥所圍，慈從遼東還，母謂之曰：「汝與孔北海未嘗相見，至汝行後，贍恤殷勤，過於故舊。今爲賊所圍，汝宜赴之。」慈單步見融，旣而求救於劉備，得兵以解圍焉。〉備驚曰：「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？」即遣兵三千救之，賊乃散走。

時袁、曹方盛，而融無所協附。左丞祖者，稱有意謀，勸融有所結納。融知紹、操終圖漢室，不欲與同，故怒而殺之。

融負其高氣，志在靖難，而才踈意廣，迄無成功。〈迄，竟也。〉在郡六年，劉備表領青州刺史。建安元年，爲袁譚所攻，自春至夏，戰士所餘裁數百人，流矢雨集，戈矛內接。融隱几讀書，〈隱，憑也。《莊子》曰：「南郭子綦隱几而坐。」〉談笑自若。城夜陷，乃奔東山，妻子爲譚所虜。

及獻帝都許，徵融爲將作大匠，遷少府。每朝會訪對，融輒引正定議，公卿大夫皆隸名而已。〈《說文》云：「隸，附著。」〉

初，太傅馬日磾奉使山東，及至淮南，數有意於袁術。術輕侮之，遂奪取其節，求去又不聽，因欲逼爲軍帥。日磾深自恨，遂嘔血而斃。〈三輔決錄曰：「日磾字翁叔，馬融之族子。少傳融業，以才學進。與楊彪、盧植、蔡邕等典校中書，歷位九卿，遂登台輔。」獻帝春秋曰：「術從日磾借節觀之，因奪不還，條軍中十餘人使促辟之。日磾謂術曰：『卿先代諸公辟士云何？而言促之，謂公府掾可劫得乎？』從術求去，而術不遣，旣以失節屈辱憂恚。」〉及喪還，朝廷議欲加禮。融乃獨議曰：「日磾以上公之尊，秉髦節之使，銜命直指，〈直指，無屈撓也。《前書》有繡衣直指。〉寧輯東夏，〈輯，和也。〉而曲媚姦臣，爲所牽率，章表署用，輒使首名，〈所上章表及署補用，皆以日磾名爲首也。〉附下罔上，〈前書曰：「附下罔上者刑。」〉姦以事君。〈《左傳》叔向曰：「姦以事君者，吾所能禦。」〉昔國佐當晉軍而不撓，〈《公羊傳》曰：「鞌之戰，齊師大敗。齊侯使國佐如師。郤克曰：『與我紀侯之甗及魯、衞之侵地，使耕者東西其畝，以蕭同叔子爲質，則吾舍子。』國佐曰：『與我紀侯之甗，請諾。使反魯、衞之侵，請諾。使耕者東西其畝，是則土齊也。蕭同叔子者，齊君母也，齊君母猶晉君之母也，曰不可。請戰，一戰而不勝，請再戰，再戰而不勝，請三戰，三戰不勝，則齊國盡子之有也，何必蕭同叔子爲質！』揖而去之。」〉宜僚臨白刃而正色。〈楚白公勝欲爲亂，謂石乞曰：「王卿士皆以五百人當之則可。」乞曰：「不可得也。」曰：「市南有熊相宜僚者，若得之，可以當五百人矣。」乃從白公而見之。與言，悅；告之故，辭；承之以

劒，不動。事見左傳。〉王室大臣，豈得以見脅爲辭！又袁術僭逆，非一朝一夕，日磾隨從，周旋歷歲。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，皆應知情。春秋魯叔孫得臣卒，以不發揚襄仲之罪，貶不書日。〈《公羊傳》曰：「叔孫得臣卒。」何休注曰：「不日者，知公子遂欲殺君，而爲人臣知賊而不言，明當誅也。」公子遂即襄仲也。〉鄭人討幽公之亂，斲子家之棺。〈《左傳》：「鄭子家卒，鄭人討幽公之亂，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。」杜預注曰：「斲薄其棺，不使從卿禮。」爲其殺君故也。〉聖上哀矜舊臣，未忍追案，不宜加禮。」朝廷從之。

時論者多欲復肉刑。融乃建議曰：「古者敦庬，善否不別，〈《左傳》楚申叔時曰：「人生敦庬。」杜預注：「庬，厚大也。」〉吏端刑清，〈端，直也。〉政無過失。百姓有罪，皆自取之。末世陵遲，風化壞亂，政撓其俗，法害其人。故曰上失其道，民散久矣。而欲繩之以古刑，投之以殘弃，〈殘其支體而弃廢之。〉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。〈《易》曰：「天地盈虛，與時消息。」〉紂斮朝涉之脛，天下謂爲無道。〈《尚書》曰：「紂斮朝涉之脛。」孔安國注曰：「冬日見朝涉水者，謂其脛耐寒，斮而視之。」〉夫九牧之地，千八百君，〈《前書》賈山曰：「昔者周蓋千八百國，以九州之人養千八百君也。」〉若各刖一人，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。求俗休和，弗可得已。且被刑之人，慮不念生，志在思死，類多趨惡，莫復歸正。夙沙亂齊，〈左傳曰，靈公廢太子光，立公子牙，使高厚傅牙，夙沙衛爲少傅。崔杼逆光而立之，是爲莊公。莊公以夙沙衛易己，衛奔高唐以叛。〉伊戾禍宋，〈《左傳》，楚客聘于晉，過宋，太子痤知之，請野享之。公使往，伊戾請從，遣之。至則欲用牲，加書徵之，騁而告曰：「太子將爲亂，既與楚客盟矣。」公使視之，則信有焉。公囚太子，太子縊死。公徐聞其無罪，乃亨伊戾。〉趙高、英布爲世大患。〈《史記》，胡亥謂李斯曰：「高，故宮人也。」遂專信任之。後殺李斯，劫殺胡亥，卒亡秦也。《前書》，英布坐法黥，論輸驪山，亡之江中爲羣盜。及屬項羽，常爲先鋒陷陣。後歸漢，爲九江王。謀反，誅之。〉不能止人遂爲非也，適足絕人還爲善耳。雖忠如鬻拳，〈左傳：「初，鬻拳彊諫，楚子弗從。臨之以兵，懼而從之。拳曰：『吾懼君以兵，罪莫大焉。』遂自刖。楚人以爲大閽。君子曰：『鬻拳可謂愛君矣。諫以自納於刑，刑猶不忘納君於善。』」〉信如卞和，〈《韓子》曰：「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，獻之武王。武王使玉人相之，曰：『石也。』王以和爲謾己，刖其左足。及文王即位，和又奉其璞，玉人又曰：『石也。』又刖其右足。文王薨，成王即位，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，三日三夜，泣盡而繼以血。王使玉人攻璞而得寶焉。」琴操曰：「荊王封和爲陵陽侯，和辭不就而去。乃作怨歌曰：『進寶得刑，足離分兮。去封立信，守休芸兮。斷者不續，豈不冤兮！』」〉智如孫臏，〈史記，孫臏與龐涓學兵法，涓事魏惠王爲將軍，自以能不及臏，陰使召臏，斷其兩足而黥之。臏後入

齊，威王問兵法，以爲師。魏與趙攻韓，齊使田忌將而往。龐涓聞，去韓而歸。臏謂田忌曰：「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。軍半至。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，明日爲五萬竈，明日爲二萬竈。」龐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「我固知齊卒怯，入吾地三日，士卒亡者過半矣。」乃棄其步兵，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。孫子度其行，暮當至馬陵。馬陵道狹，旁多險阻，可伏兵，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「龐涓死於此木下」。於是令齊軍曰：「善射者萬弩，夾道而伏，期日莫見火舉而俱發。」涓夜至斫木下，見白書，乃攢火燭之，讀書未畢，齊軍萬弩俱發，魏軍大亂相失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，遂自剄。曰：「遂成豎子之名矣。」〉冤如巷伯，〈毛萇注詩云：「巷伯，內小臣也。掌王后之命於宮中，故謂之巷伯。」伯被讒將刑，寺人孟子傷而作詩，以刺幽王也。〉才如史遷，〈李陵爲匈奴敗，馬遷明陵當必立功以報漢，遂被下蠶室宮刑，後乃著史記。〉達如子政，〈劉向字子政。宣帝時，上言黃金可成。上令典尚方鑄作事，費甚多，方不驗，乃下吏，當死。上奇其材，得踰冬減論。班固云：「向博物洽聞，通達古今。」〉一離刀鋸，沒世不齒。〈《國語》「中刑用刀鋸」也。〉是太甲之思庸，〈《尚書》：「太甲既立，不明，伊尹放諸桐。三年，復歸於亳。思庸。」孔注曰：「念常道也。」〉穆公之霸秦，〈秦穆使孟明、白乙等伐鄭，蹇叔諫，不從。晉襄公敗諸崤，囚孟明等，後歸之。穆公曰：「孤之罪也，夫子何罪！」復使爲政，遂霸西戎。事見《左傳》。〉南睢之骨立，衞武之初筵，〈《韓詩》曰：「賁之初筵，衞武公飲酒悔過也。言賁客初就筵之時，賁主秩秩然，俱謹敬也。賁既醉止，載號載呶，不知其爲惡也。」〉陳湯之都賴，〈《前書》，湯字子公。遷西域副校尉，矯制發諸國兵，斬郅支單于於都賴水上。〉魏尚之守邊，〈文帝時，尚爲雲中守，坐上首虜差六級，下吏削爵。趙人馮唐爲郎，爲言文帝，赦尚復爲雲中守也。〉無所復施也。漢開改惡之路，凡爲此也。故明德之君，遠度深惟，弃短就長，不苟革其政者也。」朝廷善之，卒不改焉。

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貢，多行僭僞，遂乃郊祀天地，擬斥乘輿。〈斥，指也。〉詔書班下其事。融上疏曰：「竊聞領荊州牧劉表桀逆放恣，所爲不軌，至乃郊祭天地，擬儀社稷。雖昏僭惡極，罪不容誅，至於國體，宜且諱之。〈體謂國家之大體也。〉何者？萬乘至重，天王至尊，身爲聖躬，國爲神器，〈《老子》曰：「天下神器，不可爲也。」〉陛級縣遠，祿位限絕，〈賈誼曰：「人主之尊譬如堂，羣臣如陛，衆庶如地。故陛乃九級上，廉遠地則堂高也。」〉猶天之不可階，日月之不可踰也。〈《論語》曰：「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」又曰：「仲尼如日月，無得而踰焉。」〉每有一豎臣，輒云圖之，若形之四方，〈形，見也。〉非所以杜塞邪萌。愚謂雖有重戾，必宜隱忍。賈誼所謂『擲鼠忌器』，蓋謂此也。〈《前書》賈誼曰：「里諺云『欲投鼠而忌器』，此善諭也。鼠近於器，尚憚不投，恐傷其器，況乎貴臣之近主乎？」〉是以齊

兵次楚，唯責包茅；〈《左傳》，齊桓伐楚，責以「苞茅不入，王祭不供，無以縮酒」。杜預注曰：「包，裹束也。茅，菁茅也。束茅而灌之以酒，爲縮酒也。」〉王師敗績，不書晉人。〈《公羊傳》：「成公元年秋，王師敗績于貿戎。孰敗之？蓋晉敗之。曷爲不言晉敗之？王者無敵，莫敢當也。」〉前以露袁術之罪，今復下劉表之事，是使跛牂欲闚高岸，天險可得而登也。〈史記李斯曰：「故城高五丈，而樓季不輕犯也；太山之高百仞，而跛牂牧其上。夫樓季而難五丈之限，豈跛牂而易百仞之高哉？峭漸之埶異也。」爾雅曰：「羊牝曰牂。」易曰：「天險不可昇，地險山川丘陵也。」〉案表跋扈，擅誅列侯，遏絕詔命，斷盜貢篚，〈鄭玄注儀禮曰：「篚，竹器如筐也。」書曰：「厥篚玄纁璣組。」〉招呼元惡，以自營衛，專爲羣逆，主萃淵藪。〈書曰：「今商王受亡道，爲天下逋逃主，萃淵藪。」孔注曰：「天下罪人逃亡者，而紂爲魁主，窟聚泉府藪澤也。」〉郜鼎在廟，章孰甚焉！〈左傳：「取郜大鼎于宋，戊申納于太廟。臧哀伯諫曰：『君人者，昭德塞違，以臨照百官，百官於是乎戒懼。郜鼎在廟，彰孰甚焉！』」郜鼎，郜國所作也。〉桑落瓦解，其埶可見。〈詩曰：「桑之落矣，其黃而隕。」〉臣愚以爲宜隱郊祀之事，以崇國防。」

五年，南陽王馮、東海王祗薨，〈並獻帝子。〉帝傷其早歿，欲爲脩四時之祭，以訪於融。融對曰：「聖恩敦睦，感時增思，悼二王之靈，發哀愍之詔，稽度前典，以正禮制。竊觀故事，前梁懷王、臨江愍王、齊哀王、臨淮懷王並薨無後，同產昆弟，即景、武、昭、明四帝是也，〈梁懷王揖，景帝弟也，立十年薨。臨江閔王榮，武帝兄也，爲皇太子，四歲廢爲王，坐侵廟壖地自殺。齊懷王閎，武帝子，昭帝異母兄，立八年薨。臣賢案：齊哀王，悼惠王之子，高帝之孫，非昭帝兄弟，當爲懷王，作「哀」者誤也。臨淮公衡，明帝弟，建武十五年立，未及進爵爲王而薨。融家傳及本傳皆作「公」，此爲「王」者，亦誤也。〉未聞前朝修立祭祀。若臨時所施，則不列傳紀。臣愚以爲諸在冲齔，聖慈哀悼，禮同成人，加以號謚者，宜稱上恩，〈稱音尺證反。〉祭祀禮畢，而後絕之。至於一歲之限，不合禮意，又違先帝已然之法，所未敢處。」〈處猶安也。〉

初，曹操攻屠鄴城，袁氏婦子多見侵略，而操子丕私納袁熙妻甄氏。〈〈袁紹傳〉，熙，紹之中子也。甄氏，中山無極人，漢太保甄邯後也。父逸，上蔡令。《魏略》曰：「熙出在幽州，甄氏侍姑，及鄴城破，文帝入紹舍，后怖，伏姑膝上。帝令舉頭就視，見其顏色非凡。太祖聞其意，爲迎取之。」〉融乃與操書，稱「武王伐紂，以妲己賜周公」。〈妲音丁末反，又音旦。紂之妃，有蘇氏女也。紂用其言，毒虐衆庶。武王剋殷，斬妲己頭，縣之於小白旗，以爲紂之亡由此女也。出列女傳也。〉操不悟，後問出何經典。對曰：「以今度之，想當然耳。」後操討烏桓，〈建安十二年也。〉又嘲之曰：「大將

軍遠征，蕭條海外。昔肅慎不貢楛矢，〈國語曰：「昔武王剋商，通于九夷百蠻，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，其長尺有咫。」《肅慎國記》曰：「肅慎氏，其地在夫餘國北，東濵大海。」《魏略》曰：「挹婁一名肅慎氏。」說文曰「楛，木也。今遼左有楛木，狀如荊，葉如榆」也。〉丁零盜蘇武牛羊，可并案也。」〈山海經曰：「北海之內，有丁零之國。」前書蘇武使匈奴，單于徙北海上，丁零盜武牛羊，武遂窮戹也。〉

時年飢兵興，操表制酒禁，融頻書爭之，多侮慢之辭。〈融集與操書云：「酒之爲德久矣。古先哲王，類帝禋宗，和神定人，以濟萬國，非酒莫以也。故天垂酒星之燿，地列酒泉之郡，人著旨酒之德。堯不千鍾，無以建太平。孔非百觚，無以堪上聖。樊噲解戹鴻門，非豕肩鍾酒，無以奮其怒。趙之廝養，東迎其王，非引巵酒，無以激其氣。高祖非醉斬白蛇，無以暢其靈。景帝非醉幸唐姬，無以開中興。袁盎非醇醪之力，無以脫其命。定國不酣飲一斛，無以決其法。故酈生以高陽酒徒，著功於漢；屈原不餔醨歠醨，取困於楚。由是觀之，酒何負於政哉？」又書曰：「昨承訓荅，陳二代之禍，及衆人之敗，以酒亡者，實如來誨。雖然，徐偃王行仁義而亡，今令不絕仁義；燕噲以讓失社稷，今令不禁謙退；魯因儒而損，今令不棄文學；夏、商亦以婦人失天下，今令不斷婚姻。而將酒獨急者，疑但惜穀耳，非以亡王爲戒也。」〉既見操雄詐漸著，數不能堪，故發辭偏宕，〈偏邪跌宕，不拘正理。〉多致乖忤。又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，千里寰內，不以封建諸侯。〈《周禮》：「方千里曰國畿，其外五百里侯畿。」鄭玄注：「畿，限也。」〉操疑其所論建漸廣，益憚之。然以融名重天下，外相容忍，而潛忌正議，慮鯁大業。山陽郗慮承望風旨，〈續漢書：「慮字鴻豫，山陽高平人，少受學於鄭玄。」虞浦《江表傳》曰：「獻帝嘗時見慮及少府孔融。問融曰：『鴻豫何所優長？』融曰：『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。』慮舉笏曰：『融昔宰北海，政散人流，其權安在？』遂與融互相長短，以至不穆。曹操以書和解之。」慮從光祿勳遷御史大夫。〉以微法奏免融官。因顯明讎怨，操故書激厲融曰：「蓋聞唐虞之朝，有克讓之臣，〈《尚書》曰，舜以伯禹爲司空，禹讓稷、契暨皐陶。以益爲朕虞，益讓于朱虎、熊羆。以伯夷爲秩宗，伯夷讓于夔龍。〉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。〈史記曰：「於是禹興九韶之樂，致異物，鳳皇來儀。」〉後世德薄，猶有殺身爲君，〈若齊孟陽代君居床以待賊，西漢紀信乘黃屋誑楚之類也。〉破家爲國。〈若要離焚妻子以徇吳，李通誅宗族以從漢之類也。〉及至其敝，睚眦之怨必讎，一餐之惠必報。〈史記，范雎一餐之德必償，睚眦之怨必報。〉故鼂錯念國，遘禍於袁盎；〈景帝時，錯爲御史大夫，以諸侯國大，請削其土。吳楚七國反，以誅錯爲名。袁盎素與錯不相善，盎乃進說，請斬錯以謝七國，景帝遂斬錯也。〉屈平悼楚，受譖於椒、蘭；〈屈平楚懷王時爲三閭大夫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，令絕齊交，又誘請會武關，平諫，王不聽其言，卒客死於秦。懷王子子椒、子蘭讒之於襄王，而放逐之。

見史記。〉彭寵傾亂，起自朱浮；〈朱浮與寵不相能，數譖之光武，寵遂反。〉鄧禹威損，失於宗、馮。〈鄧禹征赤眉，令宗欽、馮愔守枸邑。二人爭權相攻，遂殺欽，因反擊禹。今流俗本「宗」誤作「宋」也。〉由此言之，喜怒怨愛，禍福所因，可不慎與！〈音余。〉昔廉、藺小國之臣，猶能相下；〈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黽池，歸，拜藺相如爲上卿，位在廉頗右。頗曰；「吾不忍爲之下，必辱之。」相如每朝，常避之。頗聞之，肉袒負荊謝之，相與爲刎頸之友。事見《史記》。〉寇、賈倉卒武夫，屈節崇好；光武不問伯升之怨；齊侯不疑射鉤之虜。〈公子糾與桓公爭立，管仲射桓公中鉤。後桓公即位，以管仲爲相也。〉夫立大操者，豈累細故哉！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，以爲小介，〈介猶蒂芥也。公法雖平，私情爲蒂芥者也。〉當收舊好；而怨毒漸積，志相危害，聞之憮然，〈憮音舞。憮，失意貌也。〉中夜而起。昔國家東遷，文舉盛歎鴻豫名實相副，綜達經學，出於鄭玄，又明司馬法，〈史記，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。其法論田及兵之法也。〉鴻豫亦稱文舉奇逸博聞，誠怪今者與始相違。孤與文舉既非舊好，又於鴻豫亦無恩紀，然願人之相美，不樂人之相傷，是以區區思協歡好。又知二君羣小所搆，孤爲人臣，進不能風化海內，退不能建德和人，然撫養戰士，殺身爲國，破浮華交會之徒，計有餘矣。」

融報曰：「猥惠書教，〈猥，曲也。〉告所不逮。融與鴻豫州里比郡，〈山陽與魯郡相鄰比。〉知之最早。雖嘗陳其功美，欲以厚於見私，信於爲國，不求其覆過掩惡，有罪望不坐也。前者黜退，懽欣受之。昔趙宣子朝登韓厥，夕被其戮，喜而求賀。〈宣子，趙盾謚也。國語曰：「宣子言韓厥於靈公，以爲司馬。河曲之役，趙宣子使人以其乘車干行，韓厥執而戮之。衆咸曰：『韓厥必不沒矣。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，其誰安之？』宣子召而禮之，謂諸大夫曰：『二三子可以賀我矣。吾舉厥也，中吾，乃今知免於罪矣。』」〉況無彼人之功，而敢枉當官之平哉！忠非三閭，〈即屈原也。掌王族三姓，曰昭、屈、景，故曰「三閭」。〉智非鼂錯，竊位爲過，免罪爲幸。乃使餘論遠聞，所以慙懼也。朱、彭、寇、賈，爲世壯士，愛惡相攻，能爲國憂。至於輕弱薄劣，猶昆蟲之相囓，適足還害其身，〈夏小正云：「昆，衆也。」孫卿子曰：「昆蟲亦有知。」〉誠無所至也。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，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。〈左傳「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，叔向命召行人子員。行人子朱曰：『朱也當御。』三云，叔向不應。子朱怒曰：『班爵同，何以黜朱於朝？』撫劒從之。叔向曰：『秦晉不和久矣。今日之事，幸而集，晉國賴之；不集，三軍暴骨。子員導二國之言無私，子常易之。姦以事君者，吾所能禦也。』拂衣從之。人救之。平公曰：『晉其庶乎！吾臣之所爭者大。』師曠曰：『公室懼卑，臣不心競而力爭』」也。〉性既遲緩，與人無傷，雖出胯下之負，〈韓信貧賤，淮陰少年侮之，令信出跨下。〉榆次之辱，〈史記，荊軻嘗游榆次，與蓋聶論劒，蓋聶怒而目之，

荊軻出去。〉不知貶毀之於己，猶蚊虻之一過也。〈蚊音文。虻音甍。言蚊虻之暫過，未以爲害。〉子產謂人心不相似，〈左傳曰，子產謂子皮曰：「人心不同，其如面焉，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？」〉或矜埶者，欲以取勝爲榮，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，大鑪不欲令酒酸也。〈鑪，累土爲之，以居酒瓮，四邊隆起，一面高如鍛鑪，故名鑪。字或作「壚」。韓子曰：「宋人有沽酒者，斗概甚平，遇客甚謹，爲酒甚美，而酒不售，酒酸。怪其故，問所知閭長者楊倩。倩曰：『汝狗猛耶？』曰：『狗猛。』『何故不售？』曰：『人畏焉。』令孺子懷錢挈壺往沽，狗迎齕之，酒所以酸而不售。」〉至於屈穀巨瓠，堅而無竅，當以無用罪之耳。〈韓子曰：「齊有居士田仲，宋人屈穀往見之，曰：『穀聞先生之義，不恃仰人而食。今穀有樹瓠之法，堅如石，厚而無竅，願獻先生。』田仲曰：『夫子徒謂我也。凡貴於樹瓠者，爲可以盛也。今厚而無竅，則不可以盛物，而任堅如石，則不可以割而斟，吾無以此瓠爲也。』曰：『然，穀將棄之。』今仲不恃仰人而食，亦無益人國，亦堅瓠之類。」〉它者奉遵嚴教，不敢失墜。郗爲故吏，融所推進。趙衰之拔郤穀，〈左傳，晉文公謀元帥，趙衰曰：「郤穀可。」乃使郤穀將中軍。〉不輕公叔之升臣也。〈公叔文子，衞大夫，其家臣名僎，行與文子同，升之於公，與之並爲大夫。僎音士眷反，見論語。〉知同其愛，訓誨發中。〈言曹公與己同愛郗慮，故發於中心而訓誨。〉雖懿伯之忌，猶不得念，〈《禮記·檀弓》曰；「滕成公之喪，使子叔敬叔弔，子服惠伯爲介。及郊，爲懿伯之忌不入。惠伯曰：『政也，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。』遂入。」鄭玄注曰：「懿伯，惠伯之叔父也。忌，怨也。」〉況恃舊交，而欲自外於賢吏哉！〈賢吏謂慮也。〉輒布腹心，脩好如初。苦言至意，終身誦之。」

歲餘，復拜太中大夫。性寬容少忌，好士，喜誘益後進。及退閑職，〈太中大夫職在言議，故云閑職。〉賓客日盈其門。常歎曰：「坐上客恒滿，尊中酒不空，吾無憂矣。」與蔡邕素善，邕卒後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，〈漢官典職儀曰：「虎賁中郎將，主武賁千五百人。」〉融每酒酣，引與同坐，曰：「雖無老成人，且有典刑。」〈詩大雅曰「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」也。〉融聞人之善，若出諸己，言有可採，必演而成之，面告其短，而退稱所長，薦達賢士，多所獎進，知而未言，以爲己過，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。

曹操既積嫌忌，而郗慮復搆成其罪，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〈《典略》曰：「粹字文蔚，陳留人，少學於蔡邕。建安初，以高第擢拜尚書郎，後爲軍謀祭酒，與陳琳、阮瑀等典記室。融誅之後，人睹粹所作，無不嘉其才而忌其筆也。」〉枉狀奏融曰：「少府孔融，昔在北海，見王室不靜，而招合徒衆，欲規不軌，云『我大聖之後，而見滅於宋，〈史記曰，魯大夫孟釐子曰：「孔丘，聖人之後，滅於宋。」服虔注曰；「聖人謂商湯也。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爲宋華督所殺，其子奔魯也。」〉有天下者，何必卯金刀』。及與孫

權使語，謗訕朝廷。〈訕音所諫反。訕謂謗毀也。蒼頡篇曰：「訕，非也。」〉又融爲九列，不遵朝儀，禿巾微行，〈謂不加幘。〉唐突宮掖。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於言，〈跌蕩，無儀檢也。放，縱也。〉云『父之於子，當有何親？論其本意，實爲情欲發耳。子之於母，亦復奚爲？譬如寄物缾中，〈《說文》曰：「缾，缶也。」字書曰：「缾似缶而高。」〉出則離矣』。既而與衡更相贊揚。衡謂融曰：『仲尼不死。』融荅曰：『顏回復生。』大逆不道，宜極重誅。」書奏，下獄弃市。時年五十六。妻子皆被誅。

初，女年七歲，男年九歲，以其幼弱得全，寄它舍。二子方弈棊，融被收而不動。左右曰：「父執而不起，何也？」荅曰：「安有巢毀而卵不破乎！」主人有遺肉汁，男渴而飲之。女曰：「今日之禍，豈得头活，何賴知肉味乎？」兄號泣而止。或言於曹操，遂盡殺之。及收至，謂兄曰；「若死者有知，得見父母，豈非至願！」乃延頸就刑，顏色不變，莫不傷之。

初，京兆人脂習元升，與融相善，每戒融剛直。〈《魏略》曰：「曹操爲司空，威德日盛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，習常責融令改節，融不從之。」〉及被害，許下莫敢收者，習往撫尸曰：「文舉舍我死，吾何用生爲？」操聞大怒，將收習殺之，後得赦出。

魏文帝深好融文辭，每歎曰：「楊、班儔也。」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，輒賞以金帛。所著詩、頌、碑文、論議、六言、策文、表、檄、教令、書記凡二十五篇。文帝以習有欒布之節，加中散大夫。〈《前書》曰：「欒布，梁人也，爲梁王彭越大夫，使於齊，未反。漢誅越，梟首雒陽下，布還，奏事越頭下，祠而哭之。」〉

論曰：昔諫大夫鄭昌有言：「山有猛獸者，藜藿爲之不採。」〈宣帝時，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，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國，以言事不當意，而爲文吏所詆挫，故上書訟之。〉是以孔父正色，不容弒虐之謀；〈公羊傳曰：「孔父正色而立于朝，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，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。」〉平仲立朝，有紓盜齊之望。〈紓音舒，解也，緩也。盜齊謂田常也。莊子曰：「田成子一旦弒齊君而盜其國。」左傳，齊景公坐於路寢。公歎曰：「美哉室！其誰有此乎？」晏子對曰：「如君之言，其陳氏乎？」公曰：「是可若何？」對曰：「唯禮可以已之。」〉若夫文舉之高志直情，其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。〈忤，逆也。〉故使移鼎之迹，事隔於人存；〈移鼎謂遷漢之鼎也。人存謂曹操身在不得篡位也。左傳曰：「桀有昏德，鼎遷於商；商紂暴虐，鼎遷於周。」〉代終之規，啟機於身後也。〈代終謂代漢祚之終也。身後謂曹丕受禪也。〉夫嚴氣正性，覆折而己。豈有員園委屈，可以每其生哉！〈「園」即「刓」字，音五丸反。前書音義曰：

「刓謂刓圜無稜角也。」每，貪也。言寧正直以傾覆摧折，不能委曲以貪生也。賈誼云：「品庶每生。」〉懍懍焉，皜皜焉，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。〈懍懍言勁烈如秋霜也。皜皜言堅貞如白玉也。皜音古老反。〉

荀彧

荀彧字文若，〈袁宏《漢紀》「彧」作「郁」。〉潁川潁陰人，朗陵令淑之孫也。〈朗陵，縣，屬汝南郡，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西南。〉父緄，爲濟南相。〈緄音古本反。〉緄畏憚宦官，乃爲彧娶中常侍唐衡女。〈《典略》曰：「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，公明不取，轉以妻郁。」〉彧以少有才名，故得免於譏議。南陽何顒名知人，見彧而異之，曰：「王佐才也。」

中平六年，舉孝廉，再遷亢父令。〈亢父屬梁國，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。亢音剛，父音甫。〉董卓之亂，弃官歸鄉里。同邵韓融時將宗親千餘家，避亂密西山中。〈密縣西山也。〉彧謂父老曰：「潁川，四戰之地也。〈四面通也。〉天下有變，常爲兵衝。密雖小固，不足以扞大難，宜亟避之。」〈亟音紀力反。〉鄉人多懷土不能去。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，彧乃獨將宗族從馥，留者後多爲董卓將李傕所殺略焉。

彧比至冀州，而袁紹已奪馥位，紹待彧以上賓之禮。彧明有意數，〈數，計數也。〉見漢室崩亂，每懷匡佐之義。時曹操在東郡，彧聞操有雄略，而度紹終不能定大業。初平二年，乃去紹從操。操與語大悅，曰：「吾子房也。」〈比之張良。〉以爲奮武司馬，時年二十九。明年，又爲操鎮東司馬。

興平元年，操東擊陶謙，使彧守甄城，〈縣名，屬濟陰郡，今濮州縣也。「甄」今作「鄄」，音絹。〉任以留事。會張邈、陳宮以兗州反操，〈《典略》「宮字公臺，東郡人。剛直烈壯，少與海內知名之士皆相連結」也。〉而潛迎呂布。布旣至，諸城悉應之。邈乃使人譎彧曰：〈譎，詐也。〉「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，宜亟供軍實。」彧知邈有變，即勒兵設備，故邈計不行。豫州刺史郭貢率兵數萬來到城下，求見彧。彧將往，東郡太守夏侯惇等止之。〈《魏志》曰：「惇字元讓，沛國人。」〉曰：「何知貢不與呂布同謀，而輕欲見之。今君爲一州之鎮，往必危也。」彧曰：「貢與邈等分非素結，今來速者，計必未定，及其猶豫，宜時說之，縱不爲用，可使中立。〈不令其有去就也。〉若先懷疑嫌，彼將怒而成謀，不如往也。」貢旣見彧無懼意，知城不可攻，遂引而去。彧乃使程昱說范、東阿，〈魏志：「昱字仲德，東郡東阿人。」范，縣，屬東郡，今濮

陽縣也。東阿，縣，屬東郡，今濟州縣也。〉使固其守，卒全三城以待操焉。〈三城謂甄、范、東阿也。〉

二年，陶謙死，操欲遂取徐州，還定呂布。彧諫曰：「昔高祖保關中，〈高祖距項羽，常留蕭何守關中。〉光武據河內，皆深根固本，以制天下。進可以勝敵，退足以堅守，故雖有困敗，而終濟大業。將軍本以兗州首事，故能平定山東，〈曹操初從東郡守鮑信等迎領兗州牧，遂進兵破黃巾等，故能平定山東也。〉此實天下之要地，而將軍之關河也。若不先定之，根本將何寄乎？宜急分討陳宮，使虜不得西顧，乘其閒而收熟麥，約食稽穀，以資一舉，則呂布不足破也。今舍之而東，未見其便。多留兵則力不勝敵，少留兵則後不足固。布乘虛寇暴，震動人心，縱數城或全，其餘非復己有，則將軍尚安歸乎？且前討徐州，威罰實行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，必人自爲守。就能破之，尚不可保。彼若懼而相結，共爲表裏，堅壁清野，以待將軍，將軍攻之不拔，掠之無獲，不出一旬，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矣。夫事固有弃彼取此，以權一時之埶，願將軍慮焉。」操於是大收孰麥，復與布戰。布敗走，因分定諸縣，兗州遂平。

建安元年，獻帝自河東還洛陽，操議欲奉迎車駕，徙都於許。衆多以山東未定，韓暹、楊奉負功恣睢，〈恣睢，肆怒貌。睢音火季反，又火佳反。《史記》：「盜跖日殺不辜，暴戾恣睢。」〉未可卒制。彧乃勸操曰：「昔晉文公納周襄王，而諸侯景從；〈《左傳》，卜偃言於晉侯曰：「求諸侯莫如勤王，諸侯信之，且大義也。」晉侯以左師逆王，王入于王城，取太叔於溫，殺之於隰城，遂定霸業，天下服從也。〉漢高祖爲義帝縞素，而天下歸心。〈項羽殺義帝於郴，高祖爲義帝發喪。高祖大哭，發使告諸侯曰：「天下共立義帝，北面事之。今項羽放殺義帝，大逆無道，寡人親爲發喪，兵皆縞素。」〉自天子蒙塵，〈蒙，冒也。左傳臧文仲曰：「天子蒙塵於外，敢不奔問官守。」〉將軍首唱義兵，徒以山東擾亂，未遑遠赴，雖禦難於外，乃心無不在王室。〈《尚書》曰：「雖爾身在外，乃心無不在王室。」乃，汝也。〉今鑾駕旋軫，〈鄭玄注《周禮》曰：「軫，輿後橫木也。」〉東京榛蕪，義士有存本之思，兆人懷感舊之哀。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人望，大順也；秉至公以服天下，大略也；扶弘義以致英俊，大德也。四方雖有逆節，其何能爲？韓暹、楊奉，安足恤哉！若不時定，使豪桀生心，後雖爲慮，亦無及矣。」操從之。

及帝都許，以彧爲侍中，守尚書令。操每征伐在外，其軍國之事，皆與彧籌焉。彧又進操計謀之士從子攸，〈魏志，荀攸字公達。太祖素聞攸名，與語大悅，謂彧曰：「公達非常人，吾得與計事，天下當何憂哉？」〉及鍾繇、郭嘉、〈《魏志》，嘉字奉孝，潁

川人也。戲志才，籌畫士也，太祖甚器之，早卒。太祖與彧書曰：「自志才亡後，莫可與計事者。汝、潁固多奇士，誰可以繼之？」彧薦嘉，召見論天下事，太祖曰：「使孤成大業者，必此人也。」〉陳羣、杜襲、〈襲字子緒，潁川人。荀彧薦襲，太祖以爲丞相軍謀祭酒，魏國建，爲侍中。〉司馬懿、〈懿字仲達，即晉宣帝。〉戲志才等，皆稱其舉。唯嚴象爲楊州，〈《三輔決錄》曰：「象字文則，京兆人。少聰博有膽智，爲楊州刺史。後爲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。」〉韋康爲涼州，後並負敗焉。〈康字元將，京兆人。父端，從涼州牧徵爲太僕，康代爲涼州刺史，時人榮之。後爲馬超所圍，堅守歷時，救軍不至，遂爲超所殺。〉

袁紹既兼河朔之地，有驕氣。而操敗於張繡，〈魏志，張繡在南陽降，既而悔之，而復反。操與戰，軍敗爲流矢所中。〉紹與操書甚倨。〈 陳琳爲紹作檄書曰：「操祖父騰贅閹放橫，父嵩乞匄攜養，操贅閹遺醜。」並倨慢之詞也。〉操大怒，欲先攻之，而患力不敵，以謀於彧。彧量紹雖強，終爲操所制，乃說先取呂布，然後圖紹，操從之。三年，遂擒呂布，定徐州。

五年，袁紹率大衆以攻許，操與相距。紹甲兵甚盛，議者咸懷惶懼。少府孔融謂彧曰：「袁紹地廣兵彊，田豐、許攸智計之士爲其謀，〈《先賢行狀》：「豐字元皓，鉅鹿人。天姿瓌傑，權略多奇。」許攸字子遠。〉審配、逢紀盡忠之臣任其事，〈配字正南，魏郡人。忠烈慷慨，有不可犯之色。紹領冀州，委配腹心之任。《英雄記》曰：「紀字元圖。初，紹去董卓，與許攸及紀俱詣冀州，紹以紀聰達有計策，甚信之。」〉顏良、文醜勇冠三軍，統其兵，殆難克乎？」彧曰：「紹兵雖多而法不整，田豐剛而犯上，許攸貪而不正，審配專而無謀，逢紀果而自用，顏良、文醜匹夫之勇，可一戰而擒也。」後皆如彧之籌，事在〈袁紹傳〉。

操保官度，〈官度，即古之鴻溝也。於滎陽下引河東南流，其所保處在今鄭州中牟縣北官度口是也。〉與紹連戰，雖勝而軍糧方盡，與彧議，欲還許以致紹師。〈致猶至也。兵法曰：「善戰者，致人不致於人。」〉彧報曰：「今穀食雖少，未若楚漢在滎陽、成皐間也。是時劉項莫肯先退者，以爲先退則埶屈也。〈高祖與項羽於滎陽、成皐間，久相持不決，後羽請鴻溝以西爲漢而退，高祖遂乘羽，敗之垓下，追殺之。〉公以十分居一之衆，〈言與紹衆寡相懸也。〉畫地而守之，〈言畫地作限隔也。鄒陽曰：「畫地而不敢犯。」〉捰其喉而不得進，〈捰音戹。捰謂捉持之也。〉已半年矣。情見埶竭，必將有變，此用奇之時，不可失也。」操從之，乃堅壁持之。遂以奇兵破紹，紹退走。封彧萬歲亭侯，邑一千戶。

六年，操以紹新破，未能爲患，但欲留兵衞之，自欲南征劉表，以計問彧。彧對曰：「紹既新敗，衆懼人擾，今不因而定之，而欲遠兵江漢，若紹收離糾散，〈糾，合也。〉乘虛以出，則公之事去矣。」操乃止。

九年，操拔鄴，自領冀州牧。有說操宜復置九州者，以爲冀部所統既廣，則天下易服。操將從之。彧言曰：「今若依古制，是爲冀州所統，悉有河東、馮翊、扶風、西河、幽、并之地也。公前屠鄴城，海內震駭，各懼不得保其土宇，守其兵衆。今若一處被侵，必謂以次見奪，人心易動，若一旦生變，天下未可圖也。願公先定河北，然後脩復舊京，南臨楚郢，責王貢之不入。天下咸知公意，則人人自安。須海內大定，乃議古制，此社稷長久之利也。」操報曰：「微足下之相難，所失多矣！」遂寢九州議。

十二年，操上書表彧曰：「昔袁紹作逆，連兵官度，時衆寡糧單，圖欲還許。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，遠恢進討之略，〈恢，大也。〉起發臣心，革易愚慮，堅營固守，徼其軍實，〈徼，邀也，音古堯反。〉遂摧撲大寇，濟危以安。紹既破敗，臣糧亦盡，將舍河北之規，改就荊南之策。彧復備陳得失，用移臣議，故得反旆冀土，〈《左傳》：「南轅反旆。」杜預曰：「軍門前大旂。」〉克平四州。〈謂冀、青、幽、并也。〉向使臣退軍官度，紹必鼓行而前，〈鼓行謂鳴鼓而行，言無所畏也。〉敵人懷利以自百，〈各規利，人百其勇也。〉臣衆怯沮以喪氣，〈沮，止也。〉有必敗之形，無一捷之埶。〈捷，勝也。〉復若南征劉表，委弃兗、豫，飢軍深入，踰越江、沔，〈沔即漢水也。孔安國曰：「漢上爲沔。」〉利既難要，將失本據。而彧建二策，以亡爲存，以禍爲福，謀殊功異，臣所不及。是故先帝貴指縱之功，薄搏獲之賞；〈搏，擊也。高祖既殺項羽，論功行封，以蕭何爲最，功臣多不服。高祖曰：「諸君知獵乎？夫獵追殺獸者，狗也，而發縱指示獸者，人也。諸君徒能追得獸耳，功狗也。至如蕭何，發指示，功人也。」「縱」或作「蹤」，兩通。〉古人尚帷幄之規，下攻拔之力。〈張良未嘗有戰鬬功，高帝曰：「運策帷幄中，決勝千里外，子房功也。」自擇齊三萬戶以封之。〉原其績効，足享高爵。而海內未喻其狀，所受不侔其功，〈侔，等也。〉臣誠惜之。乞重平議，增疇戶邑。」〈《前書》曰：「復其後代，疇其爵邑。」音義曰：「疇，等也，使其後常與先人等也。」〉彧深辭讓。操譬之曰：「昔介子推有言：『竊人之財，猶謂之盜。』〈《左傳》介子推，晉文公臣。〉況君奇謨拔出，興亡所係，可專有之邪？〈操不專功，欲分之於彧也。〉雖慕魯連冲高之迹，〈《史記》曰，趙欲尊秦爲帝，魯連止之，平原君乃欲封魯連。連笑曰：「所貴於天下之士，爲人排患釋難解紛而無取也。即有取者，是商賈之士也，而連不忍爲也。」〉將爲聖人達節之義乎！」〈《左傳》曰：「聖達節，

次守節。」〉於是增封千戶，并前二千戶。又欲授以正司，〈彧先守尚書令，今欲正除也。〉彧使荀攸深自陳讓，至于十數，乃止。操將伐劉表，問彧所策。彧曰：「今華夏以平，荊、漢知亡矣，可聲出宛、葉而間行輕進，以掩其不意。」操從之。會表病死。〈《魏志》，操如彧計，表子琮以州逆降。〉

十七年，董昭等〈昭字公仁，濟陰人也。〉欲共進操爵國公，九錫備物，〈禮含文嘉曰：「九錫一曰車馬，二曰衣服，三曰樂器，四曰朱戶，五曰納陛，六曰虎賁百人，七曰斧鉞，八曰弓矢，九曰秬鬯，謂之九錫。錫，與也，九錫皆如其德。」《左傳》曰：「分魯公以大路大旂，夏后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，祝宗卜史，備物典策。」〉密以訪彧。彧曰「曹公本興義兵，以匡振漢朝，雖勳庸崇著，猶秉忠貞之節。君子愛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」事遂寢。〈《禮記》曰「君子之愛人也以德，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」也。〉操心不能平。會南征孫權，表請彧勞軍于譙，因表留彧曰：「臣聞古之遣將，上設監督之重，下建副二之任，〈《史記》，齊景公以田穰苴爲將軍，扞燕。苴曰：「臣素卑賤，擢之閭伍之中，加之大夫之上，士卒未附，百姓不信，權輕，願得君之寵臣，國之所尊，以監軍，乃可。」景公許之，使莊賈往。即監督之義也。〉所以尊嚴國命，謀而鮮過者也。〈《左傳》曰：「謀而鮮過，惠訓不倦。」〉臣今當濟江，奉辭伐罪，宜有大使肅將王命。文武並用，自古有之。使持節侍中守尚書令萬歲亭侯彧，國之望臣，德洽華夏，既停軍所次，便宜與臣俱進，宣示國命，威懷醜虜。軍禮尚速，不及先請，臣輒留彧，依以爲重。」書奏，帝從之，遂以彧爲侍中、光祿大夫，持節，參丞相軍事。至濡須，〈濡須，水名也，在今和州歷陽縣西南。吳錄曰：「孫權聞操來，夾水立塢，狀如偃月，以相拒，月餘乃退。」〉彧病留壽春，〈壽春，縣，屬淮南郡，今壽州郡也。〉操饋之食，發視，乃空器也，於是飲藥而卒。時年五十。〈《獻帝春秋》，董承之誅，伏后與父完書，言司空殺董承，帝方爲報怨。完得書以示彧，彧惡之，隱而不言。完以示其妻弟樊普，普封以呈太祖，太祖陰爲之備。彧恐事覺，欲自發之，因求使至鄴，勸太祖以女配帝。太祖曰：「今朝廷有伏后，吾女何得配上？」彧曰：「伏后無子，性又凶邪，往嘗與父書，言詞醜惡，可因此廢也。」太祖曰：「卿昔何不道之？」彧陽驚曰：「昔已嘗爲公言也。」太祖曰：「此豈小事，而吾忘之！」太祖以此恨彧，而外含容之。至董昭建魏公議，彧意不同，欲言之於太祖，乃齎璽書犒軍，飲饗禮畢，彧請間，太祖知彧欲言，揖而遣之，遂不得。留之，卒於壽春。〉帝哀惜之，祖日爲之廢讌樂。〈祖日謂祭祖神之日，因爲讌樂也。《風俗通》曰：「共工氏子曰脩，好遠遊，祀以爲祖神。漢以午日祖。」〉謚曰敬侯。明年，操遂稱魏公云。

論曰：自遷帝西京，山東騰沸，〈詩曰：「百川沸騰。」〉天下之命倒縣矣。〈趙岐注

《孟子》曰：「倒縣猶困苦也。」〉荀君乃越河、龑，間關以從曹氏。〈間關猶展轉也。〉察其定舉措，〈措，置也。〉立言策，崇明王略，以急國艱，豈云因亂假義，以就違正之謀乎？〈言彧本心不背漢也，〉誠仁爲己任，期紓民於倉卒也。〈紓，緩也，音舒。〉及阻董昭之議，以致非命，豈數也夫！世言荀君者，通塞或過矣。常以爲中賢以下，道無求備，智筭有所研踈，原始未必要末。斯理之不可全詰者也。夫以衞賜之賢，一說而斃兩國。〈兩國謂齊與吳也。端木賜字子貢，衞人也。田常欲伐魯，仲尼令出使勸田常伐吳，常許之。賜又至吳，請夫差伐齊。又之越，說句踐將兵助吳。又之晉，說以兵待吳伐齊之弊。吳旣勝齊，與晉爭彊，晉果敗吳，越襲其後，遂殺夫差。故子貢一出，存魯，亂齊，破吳，彊晉，霸越。〉彼非薄於仁而欲之，蓋有全必有喪也，斯又功之不兼者也。〈子貢不欲違仁義而致晉，但其事不兼濟也。言彧豈願彊曹氏令代漢哉？事不得已也。〉方時運之屯邅，〈《易》曰：「屯如邅如。」邅音竹連反。〉非雄才無以濟其溺，功高埶彊，則皇器自移矣。〈謂魏太祖功業大而神器自歸也。〉此又時之不可並也。蓋取其歸正而已，亦殺身以成仁之義也。

【贊】

贊曰：公業稱豪，駿聲升騰。權詭時偪，〈謂詭辭以對卓。〉揮金僚朋。〈揮，散也。〉北海天逸，音情頓挫。〈逸，縱也。頓挫猶抑揚也。〉越俗易驚，孤音少和。直轡安歸，高謀誰佐？〈直轡，直道也。言其道無所歸，謀謨之高欲誰佐也。〉彧之有弼，誠感國疾。功申運改，迹疑心一。〈迹若可疑，心如一心。〉